

晉書

十三



安平獻王孚

字彞

弟義陽成王望

望子河間平王洪

望弟太原成王輔

輔弟翼

翼弟下邳獻王晃

晃弟太原列王瓌

彭城穆王權

孫紘

高密文獻王泰

子孝王略

騰子莊王權

弟范陽康王綏

子懋

濟南惠王遂

曾孫勳

譙剛王遜

子閔王承

林之允之

尚之弟

高陽王睦

任城景王陵

弟順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道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孚溫厚廣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勸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郡武有名於海內嘗羅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椽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君若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邪孚與尚書和洽罷羣百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即位是為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為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内除黃門侍郎中騎都尉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遣前將軍禁還久而不至天子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奔世相繼惟彊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禁



至果以疾還留而任子音不至大軍臨江責其違言吳遂絕不貢獻後
出為河內典農賜爵關內侯轉清河太守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
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平問左右曰
有兄風不荅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為度支尚
書平以為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
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為二部為討賊之備又以關
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
脩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
亭侯遷尚書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平不視庶
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平與景帝屯司馬門以功進爵長社
縣侯加侍中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平督諸軍二十萬防禦之平以
壽春遣母立儉文欽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平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
為功且當詐巧不可爭力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而退魏明
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平以為經典正義皆不

晉列七

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為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為
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
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
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
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
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
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
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
待於魏乎真稱皇后彰以謚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為天
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為天皇之后同於往
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為萬
世不易之式者也遂從字議迂司空代王凌為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
右雍州刺史王經戰敗遣平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安
西將軍鄧艾進擊維維退平還京師轉太傅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

敢奔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歎歎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勲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日之禮其封為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宜化樹教為羣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內有親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費而經風不豐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以素棺單槨歛以時服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勲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顯在位

晉書卷七

三

朕之所倚庶永百齡詔仰訓道菴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女君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哀又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動左右給鑿輅輕車介士武賁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配饗太廟九子

邕望輔翊光瓌珪衡景

邕字子魁初為世子拜步兵校尉侍中先孚卒追贈輔國將軍謚曰貞邕子崇為世孫又早夭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為安平王立四年咸寧二年薨謚曰穆無子國絕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仕郡上計吏舉孝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郎將從宣帝討王凌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數待宴筵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

觀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母不自安由是求出為征西將軍持節都督
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
至廣設方略維不得為寇關中賴之進封順陽侯徵拜將軍領中領軍
典禁兵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何曾為司徒武帝受禪封義陽王
邑萬戶給兵二千人泰始三年詔曰夫尚賢庸勲尊崇親所以體國
經化式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政典為首司徒
中領軍以明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天命出典方任入贊朝
政文德既著武功宣暢逮朕嗣位彌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
帝室外隆威重其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
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并前二十假羽葆鼓吹吳將施績寇
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二萬出屯龍陂為一方重鎮假節加
大都督諸軍事會荊州刺史胡烈距績破之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
寇芍陂望又率諸軍以赴之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馬孫皓率眾向壽春
詔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據淮北皓退軍罷泰始七年薨時年六十七

三百傳七

賻贈有加望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奔
洪整楹奔至黃門即先望卒整亦早亡以奔子竒龍壽竒亦好著聚不
知紀極遣三部使到交廣商貨為有司所奏大康九年詔貶為三縱亭
侯更以章武王威為望嗣後威誅復立竒為棘陽王以嗣望

河間平王洪字孔業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仕魏歷位典農中郎將原
武太守封襄賁男武帝受禪封河間王立十二年咸寧二年薨二子威
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既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為洪嗣混歷位散騎
常侍薨及洛陽陷混諸子皆沒於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
兄俱沒後得南過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並沒在遼
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
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傍親按滔既已被命為人
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家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
道理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群盧
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

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大妃相待甚薄酒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
紛紛更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龍衣皇武酒歷位散騎常侍薨子休嗣
休與彭城王雄俱奔蘇峻峻平休已戰死弟珍時年八歲以小弗坐咸
和六年襲爵位至太宗正薨無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位至游擊將軍
薨子秀嗣義熙元年爲桂陽太守秀妻祖振之妹振作逆秀不自安謀
反休誅國除

威字景曜初嗣洪咸寧三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義陽王望威凶暴
無操行詔附趙王倫元康末爲散騎常侍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
逼帝奪璽綬倫以威爲中書令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揆吾指奪吾璽
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隨穆王整兄奔卒以整爲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先父望薨追贈
冠軍將軍武帝以義陽國一縣追封爲隨縣王子邁嗣太康九年以義
陽之平林益邁爲隨郡王

音陵王琳字孔偉初封樂陵亭侯起家參相國軍事武帝受禪封東平

晉書卷一百一十七

五

王邑三千九十七戶入爲散騎常侍尚書琳善諂諛曲事楊駿及駿誅
依法當死東安公繇與琳善故得不坐尋遷大鴻臚加侍中繇欲擅朝
政與汝南王亮不平亮託以繇討駿顧望免繇琳等官遣琳就国琳遂
殖財貨奢僭踰制趙王倫篡位召還及義兵起倫以琳爲衛將軍都督
諸軍事倫敗琳免官齊王固輔政繇復爲僕射舉琳爲平東將軍都督
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成都王穎輔政進琳爲衛將軍會惠帝北征即以
琳爲車騎將軍都督如故使率衆赴鄴蕩陰之役東海王越奔于下邳
琳不納越乃還國帝既西幸越總兵謀迎大駕琳甚懼長史王脩說曰
東海宗室重望今將興義公宜舉徐州以授之此克讓之美也琳從之
乃身承制都督兖州刺史車騎將軍表於天子時帝在長安遣使者劉
虔即拜焉琳慮兖州刺史苟晞不避己及給虔兵使稱詔誅晞晞時已
避位琳在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晞還兖州徙琳都督
青州諸軍事琳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豫州刺史劉喬相結虓遣將田
徽擊琳破之琳走還國帝還洛陽琳乃詣關及懷帝踐阼改封竟陵王

拜光祿大夫越出牧豫州留世子毗及其黨何倫防察官省赫白帝討越乃合眾襲倫不尅帝委罪於赫赫奔竄獲免越薨乃出及洛陽傾覆為亂兵所害

太原成王輔魏末為野王太守武帝受禪封渤海王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戶泰始二年之國後為衛尉出為東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咸寧三年徙為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太康四年入朝五年薨追贈鎮北將軍永平元年更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弘立元康中為散騎常侍後徙封中立王三年薨子鑠立

翼字子世少歷顯位官至武賁中郎將武帝未受禪而卒以兄邕之支子承為嗣封南宮縣王薨子祐嗣立承遂無後

下邳獻王晃字子明魏武封始亭侯拜黃門侍郎改封西安男出為東莞太守武帝受禪封下邳王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晃孝友貞廉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後為長水校尉南中郎將九年詔曰南中郎將下邳王晃清亮中正體行明潔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識其

晉列傳十

六

以晃為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晃以疾不行更拜尚書遷右僕射久之出為鎮東將軍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惠帝即位入為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將誅楊駿以晃領護軍屯東掖門尋守尚書令遷司空加侍中令如故咸寧六年薨追贈太傅二子哀綽哀早卒綽有篤疾別封良城縣王以太原王輔第三子韓為嗣官至侍中尚書晃薨子韶立

太原烈王瓌字子泉魏長樂亭侯改封貴壽鄉侯歷振威將軍祕書監封固始子武帝受禪封太原王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衮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瓌乃心忠篤智器雅亮歷位文武有幹事之績出臨封土夷夏懷附鎮守許都思謀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贈前將軍子顯立徙封河間王別有傳

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才望魏高陽鄉侯歷河南令進封滎陽子拜給事黃門侍郎武帝受禪封高陽王邑五千五百七十九戶歷北中郎將

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享年高乞留供養拜尚書遷右僕射十年薨詔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珪有美譽於世而帝甚悼惜之无子詔以太原王輔子緝襲爵緝立五年咸寧四年薨謚曰哀无子太康二年詔以太原王瓌卅子顥子詒為緝後封真定縣侯

常山孝王衡字子平魏封德陽鄉侯進封汝陽子為駙馬都尉武帝受禪封常山王邑二千七百九十戶二年薨無子以安平卅子邕弟四子敦為嗣

沛順王景字子文魏樂安亭侯歷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沛王邑三千四百戶立十一年咸寧元年薨子韜立

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魏魯相東武城侯植之子也初襲封拜兗從僕射武帝受禪封彭城王邑二千九百戶出為北中郎將都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中入朝賜袞冕之服咸寧元年薨子元王植立歷位後將軍尋拜國子祭酒大僕卿侍中尚書出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晉列傳

七

事代淮南王允鎮壽春未發或云植助允攻趙王倫遂以憂薨贈車騎將軍增封萬五千戶子康王釋立官至南中郎將持節平南將軍分魯國潘薛二縣以益其國凡二萬三千戶薨子雄立卒奔蘇峻伏誅更以釋子紘嗣

紘字偉德初封堂邑縣公建興末元帝承制以紘繼高密王據及帝即位拜散騎侍郎遷翊軍校尉前將軍雄之誅也紘入繼本宗拜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尋遷大宗正秘書監有風疾性理不恒或欲上疏陳事歷示公卿又杜門讓還章印貂蟬著杜門賦以顯其志由是更拜光祿大夫領大宗師常侍如故後疾甚馳騁無度或攻劫軍寺或打傷官屬醜言悖詈誅謗上下又乘車突入端門至大極殿前於是御史中丞車灌奏劾請免紘官下其國嚴加防錄成帝詔曰王以明德茂親居宗師之重宜敷道養德靜其操而頃游行煩數冒履風塵宜令官屬已下各以職奉衛不得令王復有此勞內外職司各慎其有王可解常侍光祿宗師先所給車牛可錄取賜采布牀帳以養疾咸康八年薨贈散騎

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二子玄俊玄嗣立會庚戌制不得藏尸玄匿五戶桓溫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既而宥之位至中書侍郎薨子弘之位至散騎常侍薨子邵之位立薨子崇之位立薨子緝之位立宋受禪國除

恭王俊字道度出嗣高密王略官至散騎常侍薨子敬王純之位立歷臨川內史司農少府卿太宰右長史薨子恢之位立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脩謁洛陽園陵宋受禪國除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魏陽亭侯補陽翟令遷扶風太守武帝受禪封隴西王邑三千二百戶拜游擊將軍出為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遷使持節都督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稱疾不行轉安北將軍代兄權督鄴城守事遷安西將軍都督關中事太康初入為散騎常侍前將軍領鄴城門校尉以疾去官後代下邳王晃為尚書左僕射出為鎮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假節代扶風王駿都督關中軍事以疾還京師永熙初代石鑒為司空尋領太子太保及揚駿誅泰領駿營加侍中給步兵二千五百人騎五百匹泰固辭乃給千

五百列七

兵百騎楚王瑋之被收泰嚴兵將救之祭酒丁綏諫曰公為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宜遣人參審定問泰從之瑋既誅乃以泰錄尚書事遷太尉守尚書令改封高密王邑萬戶元康九年薨追贈太傅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為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為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推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雖並不能振施其餘莫得比焉泰四子越騰略模越自有傳騰出後叔父梯略立

孝王略字元簡孝敬慈順小心下士少有父風元康初愍懷太子在東宮選大臣子弟有名稱者以為賓友略與華恒等並侍左右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祕書監出為安南將軍持節都督西南諸軍事遷安北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略逼青州刺史程牧牧避之略自領州永興初愍令劉根起兵東萊誑惑百姓眾以萬數攻略於臨淄略不能距走保聊城懷帝即位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兆流人王道與叟人郝洛聚眾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叟軍崔曠

率將軍皮初張洛等討道為道所譎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擴統曠等進逼道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退走擴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道道降尋進開府加散騎常侍永嘉三年薨追贈侍中太尉子據立薨無子以彭城康王子紘為嗣其後紘歸本宗立紘子俊以奉其祀

新蔡武哀王騰字元邁少拜冗從僕射封東嬴公歷南陽魏郡太守所在稱職徵為宗正迁太常轉持節寧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惠帝討成都王穎六軍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率眾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率鮮卑騎擊斌騰為後係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陽進騰位安北將軍永嘉初迁車騎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領鄴又以迎駕之勲改封新蔡王初騰發并州次於真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其後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為羣盜起於清河鄆縣眾千餘人寇頓丘以蔡成都王穎為辭載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

豐等將攻鄴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為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恒從事中郎蔡克等又為豐餘黨所害及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並盡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為用遂致於禍及苟晞救鄴桑還平陽于時盛夏尸爛壞不可復識騰及三子骸骨不獲庶子確立莊王確字嗣安歷東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永嘉末為石勒所害無子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其後復以汝南威王祐子弼為確後太興元年薨無子又以弼弟邈嗣確位至侍中薨子晃立拜散騎侍郎桓温廢武陵王免晃為庶人徙衡陽孝武帝立晃弟崇繼邈後為奴所害子惠立宋受禪國除

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初封平昌公惠帝末拜冗從僕射累迁太子庶子貞外散騎常侍成都王穎奔

長安東海王越以模為北中郎將鎮鄴永興初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
師藩樓權赤昌等攻鄴模左右謀應之廣平太守丁劭率眾救模范陽
王虓又遣兗州刺史荀晞援之藩等散走遷鎮東大將軍督豫州軍事
鎮許昌進爵南陽王永嘉初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秦雍梁益諸軍
事代河間王顥鎮關中模感丁劭之德勅國人為劭生立碑時關中飢
荒百姓相噉加以疾厲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鍾鼎為釜噐
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表徵模為司空遣中書監傅祗代之模謀
臣傅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既於
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並在朝廷若自彊則有專權之罪弱
則受制於人非公之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表遣世子保為西中郎將
東羌校尉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率眾攻苞
苞奔安定太守賈足以郡迎苞模遣軍司謝班伐之班退奔盧水其年
進位太尉大都督洛京傾覆模使牙門趙染成浦坂染求馮翊太守不
得怒率眾降于劉聰聰使其子粲及染攻長安模使傅于定距之為染

晉列七

所敗士眾離叛倉庫虛竭軍祭酒辜輔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從之
遂降于染染筮踞攘袂數模之罪送詣粲粲殺之以模妃劉氏賜胡張
本為妻子保立

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初拜南陽國世子模遇害保在上邽其後
賈疋死裴苞又為張軌所殺保全有秦州之地自號大司馬承制置百
官隴右氏羌並從之涼州刺史張寔遣使貢獻及敗帝即位以保為右
丞相加侍中都督陝西諸軍事尋進位相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歸於
保保命統精勇子餘人以討羌寵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
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
貢獻不絕愍帝之蒙塵也保自稱晉王時上邽大飢士眾窘困張春奉
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奔桑城將投于
張寔寔使兵迎保實禦之也是歲保病薨時年二十七保體質豐偉骨
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無子張春立宗室司馬瞻奉保
後陳安舉兵攻春春走瞻降于安安送詣劉曜曜殺之安迎保喪以天

子禮葬於上邳謚曰元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彭城王權季弟也初為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子虓立焉

虓字武會少好學馳文言研考經記清辯能言論以宗室選拜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出為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持節鎮許昌進位征南將軍河間王顥表立成都王穎為太弟為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陽虓與東平王楸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年太宰與臣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啓成都王穎以為國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險詖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下謬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天駕還宮文武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子遺臣等雖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既借所在興異又以太宰惇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為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為國效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即太

晉列傳七

七

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彊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既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翻之後為天下所罪故未即西還耳原其本事實无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臣今福流子孫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初无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實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勲既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為陛下致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為一張方實為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愚以為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諮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羣后申志時定王室所加方官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勲此是臣等所以歎息歸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羣望遂撫幽朔長為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

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而復曜乞垂三
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又表曰成都王失道為姦邪所誤
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君弟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
海內所為匈匈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廢城都更封一邑且其必許若廢
黜尋其禍害既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恒謂公族无復骨肉之情
此實負臣等內省悲慙无顏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於是虓先率眾
自許屯于棗陽會惠帝西迁虓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
啣血而盟推東海王越為盟主虓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
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等節度乘虛破許虓自拔渡河王浚表虓領冀
州刺史資以兵馬虓入冀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河間王顥聞喬敗
斬張方傳首越越與虓西迎帝而顥出奔於是奉天子還都拜虓為司
徒永興三年暴疾薨時年二十七无子養模子黎為嗣黎隨模就國於
長安遇害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宣帝弟魏鴻臚丞恂之子也仕魏開內侯進封平

晉列一

十一

昌亭侯歷典軍郎將景元二年轉封武城鄉侯督鄴城守諸軍事北中
郎將五等建封祝阿伯累遷冠軍將軍武帝受禪封濟南王泰始二年
薨二子耽緝耽嗣立咸寧三年徙為中山王是年薨无子緝繼成都王
穎以緝為建威將軍与石熙等率眾距王浚沒於陣薨无子國除後遂
之曾孫勳字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為子及
壯便弓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關右還自列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
冠軍將軍濟南惠王遂之曾孫略陽太守瓘之子遂拜謁者僕射以勇
聞庾翼之鎮襄陽以梁州刺史援桓宣卒請勳代之初屯西城退守武
當時石季龍死中國亂雍州諸豪帥馳告勳勳率眾出駱谷辟于縣鈞
去長安二百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又拔賀城於是關中皆殺季龍太
守令長以應勳勳立少未能自固復還梁州永和張琚據隴東遣使
招勳勳復入長安初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琚以勇俠侮洪洪知勳
憚琚兵彊因說勳曰不殺張琚關中非國家有也勳乃偽請琚於坐殺
之琚弟走池陽合眾攻勳頻戰不利請和歸梁州後桓温伐關中命勳

出于午道而為苻雄所敗退屯于女媧堡俄遷征虜將軍監關中軍事
領西戎校尉賜爵通吉亭侯為政暴酷至於治中別駕及州之豪右言
語忤意即於坐梟斬之或引弓自射西士患其凶虐在州常懷據蜀有
僭偽之意桓溫聞之務相綏懷以其子康為漢中太守勳逆謀已成憚
益州刺史周撫未發及撫卒遂擁眾入劔閣梁州別駕雍端西戎司馬
隗粹並切諫勳皆誅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溫遣朱序討勳勳
兵潰為序所獲及息龍子長史梁憚司馬金晝等送于溫溫並斬之傳
首京都

譙剛王遜字子悌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也仕魏開內侯改封城陽亭
侯叅鎮東軍事拜輕車將軍羽林左監五等建徙封涇陽男武帝受禪
封譙王邑四千四百戶泰始二年薨二子隨承定王隨立薨子遂立沒
於石勒元帝以承嗣遜閔王承字敬才少篤厚有志行拜奉車都尉奉
朝稍遷廣威將軍安定從惠帝還雒陽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漸亂
間行依征南將軍山簡會簡卒進至武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康補

晉列傳七

十三

軍諮祭酒愍帝徵為龍驤將軍不行元帝為晉王承制更封承為譙王
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承居官儉約家无別室
尋加散騎常侍輔國左軍如故王敦有无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
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
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
為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
國也今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
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
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彫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二年請從戎役
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无益也於是詔曰夫王者體天理物非羣才不
足濟其務外建賢智以樹風聲內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封齊伯
禽君魯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義也我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
武王鎮統東夏汝南文成惣一淮許扶風梁主迭據關右爰暨東嬴作
司并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得替舊晉乎散騎常侍左將軍譙王

承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蕃左右恭肅弥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
中郎將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大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腹
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為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等並為州牧承行達武
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
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鉞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
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為也聽承之
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葦葉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
名敦恐其為已患詐稱北伐悉召承境內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與之
敦尋構難遣叅軍桓罷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為軍司以
軍期上道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
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无
有貳府長史虞裒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
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偽邪使宜霍奮存
亡以之於是与裒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

陵劉翼等共盟誓言囚桓罷馳檄湘川拍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
義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
太守鄭澹澹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又將軍李恒田嵩等甲卒一
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
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
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
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園自解承答書曰季思足
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圯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剋復中興江左草創
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
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歧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齧
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
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據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楫未備魏又季
恒尋見圍逼是故事与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越嘉謀英策
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孤

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
意絕筆而已卓軍次睹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逼敦又
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
臨陣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廩承敦首於道
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子無忌立

列王无忌字公壽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
校尉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无忌及丹楊尹桓景等餞
於版橋時王廩子丹楊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裒
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
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
斷王當以體國為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王者其申明法令自今
已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建元初遷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出為
輔國將軍長沙相又領江夏相尋轉南郡河東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隨
桓温伐蜀以勲賜少子愔爵廣晉伯進號前將軍永和六年薨贈衛將

軍二子恬愔恬立

嶺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門郎御史中丞值海
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吹竽角恬奏劾温大不
敬請科罪温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
憚之遷右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書轉侍中領左衛將軍
補吳國內史又領太子詹事恬既宗室動望有才用孝武帝時深杖之
以為都督兗青冀幽并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
兗青二州刺史假節太元十五年薨追贈車騎將軍四子尚之恢之允
之休之尚之立

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祕書郎遷散騎侍郎恬鎮京口尚之為振威將
軍廣陵相父息妻職服闋為驃騎諮議參軍宗室之內世有人物王國
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鎮之彭城內史劉洸子徐州別駕徐放並以同
黨被收將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鎮之等
道子以尚之昆季並居列職每事杖焉乃從之兗州刺史王恭忌其盛

也與豫州刺史庾楷並稱兵以討尚之為名南連荊州刺史殷仲堪南
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恭尚之距楷允之與
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桓玄道子以尚之為
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尋進號前將軍允之為吳國內
史恢之驃騎司馬丹楊尹休之襲城太守各擁兵馬勢傾朝廷後將軍
元顯執政亦倚以為援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
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
宜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多匡諫者少王者尚納芻蕘之言
况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蒙眷累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吐法
順令下舉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
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濱接羨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无
復可分徹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故無他及元顯稱詔西伐命尚之
為前鋒尚之子文仲為遠將軍宣城內史桓玄至姑孰遣馮該等攻
歷陽斷洞浦焚尚之舟艦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太守

晉列傳十一

二十六

楊秋屯橫江秋奔于玄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十餘日誰國人韓連丁
元等以告玄玄害之於建康市玄上疏以閔王不宜絕祀乃更封尚之
從弟康之為譙縣王安帝反正追贈尚之衛將軍以休之長子文思為
尚之嗣襲封譙郡王

文思性凶暴每違軌度多殺弗辜好田獵燒人墳墓數為有司所糾遂
與羣小謀逆劉裕聞之誅其黨與送文思付父休之令自訓厲後與休
之同怨望稱兵為裕所敗而死國除

恢之字李明歷官驃騎司馬丹楊尹尚之為桓玄所害徙恢之等於廣
州而於道中害之安帝反正追贈撫軍將軍

休之字季預少仕清塗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歷
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守及尚之戰敗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
不捷乃還城攜子姪奔于慕容超聞義軍起復還京師大將軍武陵王
令曰前龍驤將軍休之才幹貞審功業既成歷陽之戰事在幾捷及至
勢乖力屈奉身出奔猶鳩集義徒崎嶇險阻既應親賢之舉宜委分陝

之重可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到鎮無幾桓振復襲江陵休之戰敗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自沔攻振走之休之還鎮御史中丞王楨之奏休之失戎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代之徵休之還京師拜後將軍會稽內史御史中丞阮歆之奏休之與尚書虞嘯父犯禁嬉戲降號征虜將軍尋復為後將軍及盧循作逆加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坐公事免劉毅誅復以休之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子文思為亂上疏謝曰文思不能聿脩自貽罪戾憂懼震惶愧交集臣御家無方威訓不振致使子姪衍法仰負聖朝悚赧懷胡顏自處請解所任歸罪闕庭不許後以文思事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將共誅執政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並在都收付廷尉賜死劉裕親自征之密使遺休之治中韓延之書曰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士儔舊為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郝

晉列傳

十七

僧施謝劭任集之等交橫積歲專為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豈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糅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恇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發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闔闔之門諸葛欽於左右之手甘言詫語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闔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筭良可恥也吾誠鄙劣嘗聞

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裕得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應如此宗之聞裕向荊州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江津休之大敗遂與宗之俱奔于姚興裕平姚泓休之將奔于魏未至道死

允之字季度出後叔父愔襲爵廣晉伯歷蒞輔國將軍吳國宣城譙梁內史王恭庾楷桓玄等內伐也會稽王道子命允之兄弟距楷破之元興初與兄恢之同徙廣州於道被害義軍起追贈太常卿從弟康之以子文惠襲爵爵宋受禪國除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少以分義稱安帝時為建威將軍荊州治中轉平西府錄事參軍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兒為翹以示不臣劉氏與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又奔于魏愔字敬王初封廣晉伯早卒無子兄恬以子允之嗣

高陽王睦字子友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歷侍御史武帝受禪封

晉列傳七

四十一

中山王邑五千二百戶睦自表乞依六藝祀阜陶鄆祀相立廟事下太常依禮典平議博士祭酒劉熹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並為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為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為睦立廟為後世子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咸寧三年睦遣使募徙國內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復除者七百餘戶異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逋亡不宜君國有司奏事在赦前應原詔曰中山王所行何乃至此覽奏甚用憮然廣樹親戚將以上輔王室下惠百姓也豈徒榮崇其身而使民踰典憲乎此事當大論得失正臧否所在耳苟不宜君國何論於赦令之間邪其貶睦為縣侯乃封丹水縣侯及吳平太康初詔復爵有司奏封江陽王帝曰睦退靜思愆改脩其德今有爵土不但以赦江陽險遠其以高陽郡封之乃封為高陽王元康元年為宗正薨於位世子蔚早卒孫毅立拜散騎侍郎永嘉中沒於石勒隆安元年

詔以誼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繼毅後立五年薨无嗣復以高密王純之子法蓮繼之宋受禪國除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通之子也初拜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戶三年轉封任城王之國咸寧五年薨子濟立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隨東海王越在項為石勒所害二子俱没有二弟順斌

順字子思初封習陽亭侯及武帝受禪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王邑千七百一十戶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子隱立薨子晉自立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為藩翰諸父同虞號之尊兄弟受魯衛之社以為歷紀長久本支百世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蓋死則枕尸流慟陳留就國則拜辭墮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

列傳

十九

眉壽清徽至範為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慶高密風監清遠簡素寡欲孝以承親忠以奉上方諸板庶實謂國楨新蔡南陽俱在方嶽值王室多難中原蕪梗表義甄節效績艱危于時醜類寔繁凶威日逞勢懸眾寡相繼淪亡悲夫誼閔沉雄壯勇作鎮南服屬茲回肆亂稱兵內侮懷忠憤發建義湘州荆沔響應羣才致力雖元勳不立而誠節克彰垂裕後昆弈世貞烈豈不休哉勳託末屬稟性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遂棄親背主負恩放命憑庸蜀之饒苞臧不逞恃江山之固姦謀日深是以搢紳切齒據積憤之志義士思奮厲忘身之節天道禍淫應時蕩定昔汲黯猶在淮南寢謀周撫若存凶渠未發以邪忌正異代同規詩云自貽伊戚其勳之謂矣晉陽憑慶枝葉守約懷逸摯情塵外希蹤物表顧匹夫之獨善貴達節之弘規言出身播猶為幸也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貞亮高密含和宗室之望新蔡遇禍忠全元喪誰閔殉義力屈志揚勳自貽戚名墮身亡順不恤忌流播遐方

宣五王

文六王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伷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彤柏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亮及倫別有傳

平原王幹字子良少以公子魏時封安陽亭侯稍遷撫軍中郎將進爵平陽鄉侯五等建改封定陶伯武帝踐阼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戶給鼓吹駙馬二匹加侍中之服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理不恒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大康末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惠帝即位進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幹雖王大國不事其務有所調補必以才能雖有爵祿若不在已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雖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訓接亦恂恂恭遜初無闕失前後愛妾死既斂輒不

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趙王倫輔政以幹為衛將軍惠帝反正復為侍中加大保齊王囧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囧幹獨懷百錢見囧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囧既輔政幹詣之囧出迎拜幹入踞其牀不命囧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囧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遺而自於門間關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為晦迹焉永嘉五年薨時年八十會劉聰寇洛不遑贈諡有二子世子廣阜卒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縣公散騎常侍皆為善士遇難合門堙城琅邪武王伷字子將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家為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進封東武鄉侯拜右將軍監兖州諸軍事兖州刺史五等初建封南皮伯轉征虜將軍假節武帝踐阼封東莞郡王邑萬六百戶始置二鄉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伷表讓不許

入為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為鎮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
瓘鎮下邳佃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吳人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
琅邪王以東莞益其國平吳之役率衆數萬出涂中孫皓奉箋送璽綬
詣佃請降詔曰琅邪王佃督率所統連據涂中使賊不得相救又使琅
邪相劉弘等進軍逼江賊震懼遣使奉偽璽綬又使長史王恒率諸軍
渡江破賊邊守獲督蔡機斬首降附五六萬計諸葛靚孫弈等皆歸命
請死功勳茂著其封子二人為亭侯各三千戶賜絹六千匹頃之并督
青州諸軍事加侍中之服進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佃既戚屬尊重
加有平吳之功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寮史盡力百姓懷化疾篤賜牀
帳衣服錢帛抗梁等物遣侍中問焉太康四年薨時年五十七臨終表
求葬毋太妃陵次并乞分國封四子帝許之子恭王覲立又封次子澹
為武陵王繇為東安王漼為淮陵王

覲字思祖拜冗從僕射太熙元年薨時年三十五子睿立是為元帝中
興初帝以皇子哀為琅邪王奉恭王祀哀早薨更以皇子煥為琅邪王
其日薨復以皇子昱為琅邪王咸和之初既徙封會稽成帝又以康帝
為琅邪王康帝即位封成帝長子哀帝為琅邪王哀帝即位以廢帝為
琅邪王廢帝即位以會稽王攝行琅邪國祀簡文帝登阼琅邪王無嗣
及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為琅邪王道子後為會稽王更以恭帝為琅邪
王帝既即位琅邪國除

武陵莊王澹字思弘初為冗從僕射後封東武公邑五千二百戶轉前
將軍中護軍性忌害無孝友之行弟東安王繇有令名為父母所愛澹
惡之如讎遂譖繇於汝南王亮亮素與繇有隙奏廢徙之趙王倫作亂
以澹為領軍將軍澹素與河內鄭叔叙弟侃親善酒酣侃等言張華之
冤澹性酗洒因並殺之送首於倫其醜虐如此澹妻郭氏賈后內妹也
初恃勢無禮於澹母齊王囹輔政澹母諸葛太妃表澹不孝乞還繇由
是澹與妻子徙遼東其子禧年五歲不肯隨去曰要當為父求還無為
俱徙陳許歷年太妃薨繇被害然後得還拜光祿大夫尚書太子太傅
改封武陵王永嘉末為石勒所害子哀王喆立喆字景林拜散騎常侍

亦為勒所殺無子其後元帝立皇子晞為武陵王以奉澹祀焉

東安王繇字思玄初拜東安公歷散騎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美鬚髯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事親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繇屯雲龍門兼統諸軍以功拜右衛將軍領射聲校尉進封郡王邑二萬戶加侍中兼典軍大將軍領右衛如故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日誅賞三百餘人皆自繇出東夷校尉文倅父欽為繇外祖諸葛誕所殺繇慮倅為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誅倅繇兄澹屢構繇於汝南王亮亮不納至是以繇專行誅賞澹因隙譖之亮惑其說遂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永康初徵繇復封拜宗正卿遷尚書轉左僕射惠帝之討成都王穎時繇遭母喪在鄴勸穎解兵而降及王師敗績穎怨繇乃害之後立琅邪王覲子長樂亭侯渾為東安王以奉繇祀尋薨國除淮陵元王漼字思沖初封廣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戶歷左將軍散騎常侍趙王倫之篡也三王起義漼與左衛將軍王輿攻殺孫秀因而廢倫以功進封淮陵王入為尚書加侍中轉宗正光祿大夫薨子貞王融立

晉列八

三

薨無子安帝時立武陵威王孫蘊為淮陵王以奉元王之祀位至散騎常侍薨無子以臨川王寶子安之為嗣宋受禪國除

清惠亭侯京字子佐魏末以公子賜爵年二十四薨進贈射聲校尉以文帝子機字太玄為嗣泰始元年封燕王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戶機之國咸寧初徵為步兵校尉以漁陽郡益其國加侍中之服拜青州都督鎮東將軍假節以北平上谷廣寧郡一萬三百四十七戶增燕國為二萬戶薨無子齊王囹表以子幾嗣後囹敗國除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惠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竒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雋望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芳立駿年八歲為散騎常侍侍講焉尋遷步兵屯騎校尉常侍如故進爵鄉侯出為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改封平壽侯轉安東將軍咸熙初徙封東牟侯轉安東大將軍鎮許昌武帝踐阼進封汝陰王邑萬戶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丁奉寇芍陂駿督諸軍距退之遷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代石苞鎮壽春尋復都督豫州還鎮許昌遷鎮西大將軍

使持節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加袞冕侍中之服
駿善撫御有威恩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及寮佐并將帥兵士等人
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咸寧初羌虜樹機能
等叛遣衆討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持
節都督如故又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劾等欲先劫
佃兵駿命平虜護軍文倣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
領二十部及彈劾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
侯金多及北虜熱固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風王以氏
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太康初進拜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
如故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
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顛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
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
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
其遺愛如此有子十人暢歆最知名

暢字玄舒改封順陽王拜給事中屯騎校尉游擊將軍永嘉末劉聰入
洛不知所終

新野莊王歆字弘舒武王薨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太康中詔封新
野縣公邑千八百戶儀北縣王歆雖少貴而謹身履道母臧太妃薨居
喪過禮以孝聞拜散騎常侍趙王倫篡位以為南中郎將齊王囧舉義
移檄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強齊疎而弱公宜從趙參
軍孫詢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歆
從之乃使詢詣囧囧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囧入洛
歆躬貫甲冑率所領道固以動進封新野郡王邑二萬戶遷使持節都
督荊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歆將之鎮與囧同乘謁陵
因說囧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耳當奪其兵
權囧不從俄而囧敗歆懼自結於成都王穎歆為政嚴刻蠻夷並怨及
張昌作亂於江夏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王穎有隙疑
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衆日盛時孫詢為從事中郎謂歆曰古人

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興不測豈維翰王室鎮靜方夏之謂乎歆將出軍王綏又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不煩違帝命親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之衆潰為昌所害追贈驃騎將軍無子以兄子劭為後永嘉末沒於石勒

梁孝王彤字子徽清脩恭慎無他才能以公子封平樂亭侯及五等建改封開平子武帝踐阼封梁主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戶及之因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時諸王自選官屬彤以汝陰上計吏張藩為中大夫藩素無行本名雄妻劉氏解音樂為曹爽教伎葉叟往來何宴所而恣為姦淫晏誅徙河間乃變名自結於彤為有司所奏詔削一縣咸寧中復以陳國汝南南頓增封為次國太康中代孔恂監豫州軍事加平東將軍鎮許昌頃之又以本官代下邳王晃監青州徐州軍事進號安東將軍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主東都督關中軍事領護西戎校尉加侍中進督梁州尋徵為衛將軍錄尚書事行太子太保給千兵百騎久之

晉書列傳八

五

復為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鎮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又領西戎校尉屯好時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將軍盧播等伐氐賊齊萬年於六陌彤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絕其後播又不救之故處見害朝廷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彤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啖大鸞大鸞故難銓曰公在此獨嚼尚難矣彤曰長史大鸞為誰曰盧播是也彤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彤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拍單衣補幘以為清銓荅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補幘以此為清無足稱也彤有慙色永康初共趙王倫廢賈后詔以彤為太宰守尚書令增封二萬戶趙王倫輔政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受災乃省司徒為丞相以授彤猥加崇進欲以應之或曰彤無權不益也彤固讓不受及倫篡位以彤為阿衡給武賁百人軒懸之樂十人倫滅詔彤以太宰領司徒又代高密王泰為宗師永康二年薨喪葬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博士陳留蔡克議謚曰彤位為宰相

責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為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節無不可
奪之志當危事不能舍生取義愍懷之廢不聞一言之諫淮南之
難不能因勢輔義趙王倫篡迎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蕩氏之亂華
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
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餐之臣而況帝王之朝而有苟容之相比而不
貶法將何施謹案謚法不勤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為不可謂勤宜謚曰
靈梁國常侍孫森及彤親黨稱枉臺乃下符曰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
皆力制朝野彤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克重議曰
彤為宗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顯不能扶非所以為相故春秋譏華西樂
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倫之
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徽
有射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偽朝何至於彤親倫之兄而獨不得
去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况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偽
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為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克
議彤故吏復追許不已故改焉無子以武陵王澹子禧為後是為懷王
拜征虜將軍與澹俱沒於石勒元帝時以西陽王羨子悝為彤嗣早薨
是為殤王至是懷王子翹自石氏歸國得立是為聲王官至散騎常侍
薨無子詔以武陵威王子璿為翹嗣歷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徙新安
壽陽義旌初乃歸累遷左衛將軍太常卿劉裕伐姚泓請為謚議參軍
為裕所害國除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北遼東悼惠王定
國廣漢殤王廣德其樂安平王璽燕王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
母氏燕王機繼清惠其侯別有傳永祚早亡無傳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
善尺牘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為嗣
從征王凌封長樂亭侯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歎襲封
武陽侯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事太后以孝聞復歷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時

年十八綏撫營部甚有威惠五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
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位而不受太
后自往勉喻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
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穉喜又諫曰毀不減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
即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為祖宗况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
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
自進食攸不得已為之強飯喜退攸謂左右曰穉司馬將令我忘居
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阼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
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議曰昔聖
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迹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
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偽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
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
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
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

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
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
以自供求絕之前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
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
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遷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降
身虛已待物以信常歎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
下教曰夫先王取世明罰飭法鞭扑作教以正通慢且唐虞之朝猶須
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
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贖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今皆如舊無
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
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祗肅時驃騎
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
攸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聞先
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

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歎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射害穀動復萬計且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即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辰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為盛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已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倭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且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羸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

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閭世以為工咸寧二年代賈充為司空侍中大傅如故初攸特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為武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位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既瘳帝與攸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歔欷流涕帝有愧焉攸嘗侍帝疾恒有憂戚之容時人以此稱歎之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紆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為嗣禍必及已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

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統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旣信勗言又納統說太康三年乃下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之呂望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勲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車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餘主者詳案舊制施行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况殿下誕德欽明恢彌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在時之用卿言何多明年策攸曰於戲惟命不予常天旣遷有魏之祚我有晉旣受順天明命光建群后越造王國于東土錫茲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詔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寔爲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

晉列傳八

九

輿之副從焉攸知勗統構已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卒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歐血而薨時年三十六帝哭之慟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喪禮依安平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配饗太廟子固立別有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泣然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三子蕤贊是

蕤字景回出繼遼東王定國太康初徙封東萊主元康中歷步兵屯騎校尉蕤性強暴使酒數陵侮弟固固以兄故容之固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寔繫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謨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鯀旣殛死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姦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蕤是獻

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有以全穆親之典會孫秀死魏等悉得免固擁衆入洛魏於路迎之固不即見須符付前頓魏恚曰吾坐爾殆死曾無友于之情及固輔政詔以魏為散騎常侍加大將軍領後軍侍中特進增邑滿二萬戶又從固求開府固曰武帝子吳豫章尚未開府宜且須後魏以是益怨密表固專擅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共廢固事覺免為庶人尋詔曰大司馬以經識明斷高謀遠略猥率同盟安復社稷自書契所載周刀足之美未足比勳故授公上宰東萊王魏潛懷忌妬苞藏禍心與王輿密謀圖欲潛害收輿之日魏與青衣共載微服奔走經宿乃還姦凶赫然妖惑外內又前表固所言深重雖管蔡失道牙慶亂宗不復過也春秋之典大義滅親其徙魏上庸後封微陽侯永寧初上庸內史陳鍾承固旨害魏固死詔誅鍾復魏封改葬并以王禮

贊字景期繼廣漢殤王廣德後年六歲太庸元年薨謚冲王

寔字喜深初為長樂亭侯攸以贊薨又以寔繼廣漢殤王後改封北海王永寧初為平東將軍假節加散騎常侍代齊王固鎮許昌尋進安南

晉書列傳八

十

將軍都督豫州軍事增邑滿二萬戶未發留為侍中上軍將軍給千兵百騎城陽哀王非字千秋年十歲而夭武帝踐阼詔曰亡弟千秋少聰慧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愍先后欲紹立其後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懷感傷其以皇子景度為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迹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於是追加非封謚景度以泰始六年薨復以第五子憲繼哀王後薨復以第六子祗為東海王繼哀王後薨咸寧初又封第十三子遐為清河王以繼非後

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齊王攸以長子魏為嗣魏薨子遵嗣

廣漢殤王廣德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齊王攸以第五子贊紹封薨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廣德

樂安平王璽字大明初封臨泗亭侯武帝踐阼封樂安王帝為璽及燕王機高選師友下詔曰樂安王璽燕王機並以長大宜得輔導師友取明經儒學有行義節儉使足嚴憚昔韓起與田蘇遊而好善宜必得其

人泰始中拜越騎校尉咸寧初以齊之梁鄒益封因之國服侍中之服元康初徵為散騎常侍上軍大將軍領射聲校尉尋遷使持節都督豫州軍事安南將軍代清河王遐鎮許昌以疾不行七年薨子殤王籍立薨无子齊王囧以子冰紹鑒後以濟陰万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為廣陽国立冰為廣陽王囧敗廢

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曰弟祚早孤无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異其差今遂廢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為樂平王使有名號以慰吾心尋薨無子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怙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琅邪武功既暢飾之以溫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之以孝行抑宗室之可稱者也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一作宇宙望重台衡百辟具瞻方方屬意既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統勗陳葛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遂乃褫龍章於衮職徙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

年而除其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諛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苛馮之謂也

贊曰文宣孫子或賢或鄙扶風遺愛琅邪克已澹諂凶魁彤參魯始幹雖靜退性乖怕理彼美齊獻卓尔不羣自家刑國緯武經文本摧於秀蘭燒以薰

王沉子俊

荀顛

荀勗

子潘 潘子邃 潘弟組 組子奔 閻

馮統

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為治書侍御史轉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顛阮藉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沉既不忠於主甚為眾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有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虚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皎日主簿陳劼褚碧曰奉省教旨伏用感歎勞謹日吳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賕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且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與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碧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諛諂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

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及言也沉無以奪之遂從執議沉探尋善政案賈逵已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魚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為救蜀振湯邊境沉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即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沉以才望顯名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沉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命之勳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為縣公邑千八百戶帝方欲委以萬機泰始

正百列女

二

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祔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葬田一頃謚曰元明年帝追思沉勳詔曰夫表揚往行所以崇賢垂訓慎終紀遠厚德興教也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陵元公沉蹈禮居正執心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歷常伯納言之位出幹監牧方嶽之任內著謀猷外宣威略建國設官首登公輔兼統中朝出納大命實有翼亮佐世之勳其贈沉司空公以寵靈既往使沒而不朽又前以翼贊之勳當受郡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

以郡公官屬送葬沉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

浚嗣後沉夫人荀氏卒將合葬沉棺槨已毀更賜東園祔器咸寧中

復追封沉為郡公

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沉家遂生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為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負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負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為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

許昌及敗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遷
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
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為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
以一女妻蘇如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浚擁眾挾兩端竭絕檄
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
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與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
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為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
演殺浚并其眾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
泉水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
之值天暴雨兵器露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
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
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降遂斬之
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以主簿
祁弘為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剋薊城士眾暴

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
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
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為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
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即位以浚為
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為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
別部大飄滑及其弟渴末別部大屠瓮等皆為親晉王永嘉中石勒
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鴛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
為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為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
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
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并弟文鴛從弟末杯
攻石勒於襄國勒率眾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杯逐北入其壘門為勒
所獲勒質末杯遣間使求和疾陸眷遂以鎧馬二百四十四金銀各
一籠贖末杯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乃以司空
荀藩為太尉光祿大夫荀組為司隸大司農華嵩為太常中書令

李紱為河南尹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為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眾代郡上谷廣寧三郡人皆歸于琨浚患之遂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爭浚還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浚為政苛暴將吏又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漬陷冢墓調發船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後違命功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重敝誘單于倚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反為所破時劉琨大為劉聰所迫諸避亂游士多歸于浚浚以強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百王太子備置眾官浚自領尚書令以棗嵩裴憲並為尚書使其子居王宮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以妻舅崔岳為東夷校尉又使嵩監司冀并充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為兗州李憚為青州憚為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為當塗高應王者

列傳

四

之讖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為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搏司空掾高柔並切諫浚怒誅之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他事殺之時童謠曰土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壻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事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而矜豪日甚不親為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敘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為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已勒遂偽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為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剋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於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眾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眾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眾執以見勒勒

遂與浚妻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斬浚而浚竟不為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沉從孫道素為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莧郡公宋受禪國除

荀顛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或之第六子也幼為姊壻陳羣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勲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顛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為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顛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顛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毋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反顛預計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顛鎮守顛甥陳

三百五十五

五

泰卒顛代泰為僕射領吏部四辟而後就職顛承泰後加之淑慎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顛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內稱之文帝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及蜀平興復五等命顛定禮儀顛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穎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阼進爵為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又詔曰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弘崇王化示人軌儀也朕承洪業昧于大道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顛明允篤誠思心通遠翼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弼導之勲宜掌教典以隆時雍其以顛為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詔曰侍中太尉顛溫恭忠允至行純備博古洽聞耆艾不殆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時以正德大序雅頌未合命顛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為與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臨淮公顛清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外內茂績既崇訓傳東宮徽猷

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謚曰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將配饗宗廟所司奏顓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顓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顓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顓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顓兄玄孫序為顓後封臨淮公序卒又絕孝武帝又封序子恒繼顓後恒卒子龍符嗣宋受禪因除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斐射聲校尉父盱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至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為立祠遷廷尉正叅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卿公欲為變時大

將軍掾孫佑守閭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寔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勗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為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為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杖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為之備帝即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勗啓伐蜀宜以衛瓘為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即晉王位以勗為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為侯拜中書監加侍中

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勗謂馮紆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為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紆伺帝間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閔眵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脩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俄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為佐命功臣列於銘饗及王濬表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為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顯為潁陽亭侯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祕書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對曰諸王公已為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

給國而關邊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君國各隨方面為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踈不同誠為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念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略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為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為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勗言為允多從其意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負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負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

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
得譽言不可以明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
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
事留則政替政替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
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指
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
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為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厭良則吏竭
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
任恩不出位則官无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心謂省事之本也
苟此無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
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
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為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眾官郡國
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
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

晉書本列九

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躰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
不爾功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湏更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
重勛論議損益多此類太康中詔曰勛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
之功兼博洽之才又典內任著勳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
位毗贊朝政今以勛為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
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大傅又缺勛表陳三
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揚玼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
吏部尚書山濤比司為司徒如以瓘新為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
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充土尤甚勛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
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為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勛勛曰今天下幸
賴陛下聖德六合為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
暉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為政皆愚官所未達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獸
圈齋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
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

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
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不尚書郎大令史
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
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勛及和嶠
往觀之勛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勛
帝將廢賈妃勛與馮統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勛傾國害時孫資劉
放之匹然性慎密母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
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勛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
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勛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勛並默然不應退而
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官達人
間宜識吾此意久之以勛守尚書令勛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
罔之悵之或有賀之者勛曰奪我鳳皇池諸君加賀我邪及在尚書課試
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
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

晉列傳

九

七百四十一

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
喻旨勛乃奉詔視職勛又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廷爭
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錢
五十万布百匹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謚曰成勛有子子其達者輯藩組
輯嗣官至衛尉卒謚曰簡子峻嗣卒謚曰烈无適子以弟息識為嗣輯
子綽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傳於世永嘉末為司空從
事中郎沒於石勒為勒參軍

藩字大堅元康中為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鍾磬以從駕討齊王囧
勳封西華縣公累遷尚書令永嘉末轉司空拜而洛陽陷沒藩出奔
密王浚承制奉藩為留臺太尉及愍帝為太子委藩督攝遠近建興元
年薨於開封年六十九因葬亡所謚曰成追贈太保藩二子邃閔
邃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長沙王
又以為參軍又敗成都王為皇太弟精選僚屬以邃為中舍人鄴城不
守隨藩在密元帝召為丞相從事中郎以道險不就愍帝就加左將軍

陳留相父憂去職服闋罷封啟帝欲納遂女先徵為散騎常侍遂懼西
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為軍諮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遂與
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遂為吏部尚書遂深距之尋而王敦討協
黨與並及於難唯遂以疎協獲免敦表為廷尉以疾不拜遷太常轉尚
書蘇峻作亂遂與王導荀崧並侍天子於石頭峻平後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謚曰靖子注嗣

閻字道明亦有名稱京都為之語曰洛中英之荀道明大司馬齊王罔
辟為掾罔敗暴尸已二日莫敢收葬閻與罔故吏李述嵇合等露板請
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為大傳主簿中書郎與遂俱渡江拜丞相軍諮
祭酒中興建遷右軍將軍轉少府明帝嘗從客問王廙曰二荀兄弟孰
賢廙答以閻才明過遂帝以語庾亮亮曰遂亡具稗之地亦閻所不及由
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封射陽公太寧二
年卒追贈衛尉謚曰定子達嗣

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為司徒左西屬

晉書列傳

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為從事中郎轉左長史歷太子中庶子棗陽
太守趙王倫為相國欲收大名選海內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組為
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為左右司馬倫篡以組為侍中及長沙
王乂敗惠帝遣組及散騎常侍閻丘冲詣成都王穎慰勞其軍帝西幸
長安以組為河南尹遷尚書轉衛尉賜爵成陽縣男加散騎常侍中書
監轉司隸校尉加特進光祿大夫常侍如故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
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永嘉末復以組為侍中領太子
太保未拜會劉曜王彌逼洛陽組與潘俱出奔懷帝蒙塵司空王浚以
組為司隸校尉組與潘移檄天下以琅邪王為盟主愍帝稱皇太子組
即太子之舅又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事與潘共保荊陽之開封建
興初詔潘行留臺事俄而潘薨帝更以組為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
司隸復行留臺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進封臨穎縣公加太夫人世
子印綬明年進位太尉領豫州牧假節元帝承制以組都督司州諸軍
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頃之又除尚書令表讓不拜及西都不守組乃遣

使移檄天下共勸進帝欲以組為司徒以問太常賀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衆望於是拜組為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立大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萊並錄尚書事各加班劔六十人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保未拜薨年六十五謚曰元子平嗣

弈字玄欣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宮出為鎮東叅軍行揚武將軍新汲令愍帝為皇太子召為中舍人尋拜散騎侍郎皆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位拜中庶子遷給事黃門郎父憂去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侍中時將繕宮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弈駁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谷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躋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闔僕射孔愉難弈以為昔宋不城周陽秋所譏特蠲非躋宜應減夫弈重駁以為陽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逋替莫肯率職宋之於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

晉書列傳

十一

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為宜除於國職為全詔從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不博士郭熙杜援等以為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中馮懷議曰天子脩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况今光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門下弈議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及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為詔則云敬問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今詔文尚異况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同詔從之咸和七年卒追贈太僕謚曰定

馮統字少胄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隸校尉父負汲郡太守統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為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武帝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為皇太子妃也統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統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伐吳之役統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遷御史中丞轉侍中帝病篤得愈統與勗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勗勗以太子馬劣恐攸得立

有害於已乃使統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為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篤既納統勗邪說遂為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既聞攸殞哀慟特深統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初謀伐吳統與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統內懷慙懼疾張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為尚書令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事具華傳大康七年統疾詔以統為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尋卒二子播熊播大長秋能字文罷中書郎統兄恢自有傳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動靜既形悔吝斯及有莘之媵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葑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沉于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為幄中之士桐宮之謀遽泄武闡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之

晉列傳

十一

七百五

能變動靜之際有據疾藜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賀絲因家之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至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獯虜遷播乘輿遂使漳塗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痛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猜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駑孝節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刊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闇而偶震雖廢興有在隆替靡常哲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興謠踰里成詠勗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統外騁威施內窮狙詐斃攸安賈交易勗讎張心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統之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矣

替曰處道文林胡貳爾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滅臨淮翼翬孝形于色安陽英英匪懈其職傾齊附魯是為蚤賊統之不臧亦亂罔極

列傳第十

晉書四十一

御撰

賈充孫謚

充弟混

族子模

楊駿弟珽

濟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為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辨章即度事皆施用累迁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母丘儉文欽於樂嘉帝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戶後為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再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為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為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剋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

進爵宣陽鄉侯增三千戶迁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魏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眾距戰於南關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即位進封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謀反於蜀帝假充即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時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沉羊祐荀勗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為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群官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替王業方傳位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潁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為魯國太夫人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下百姓便之詔曰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



之間咸欲辯章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獎明聖意諮詢善道太傅鄭冲又與司空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頴騎都尉成公綏荀煇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朕每賤責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為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故曲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綰五伯匹固讓不許後代裴秀為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為侍中賜綰七百匹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懿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為正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欲立勳邊境帝並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已頗好進士每有薦達必終始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昔充以要權

晉列傳十

二

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為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氏羌反叛時帝深以為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異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由所任不足以內撫夷夏外鎮醜逆輕用其衆而不能盡其力非得腹心之重推轂委成大匡其弊恐為患未已每慮斯難忘寢與食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遠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駟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寮餒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言之俄而侍

宴論太子婚姻事勛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官而楊皇后及荀顛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時吳將孫秀降拜為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勗參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婿親踈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咸寧三年日蝕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寵倖愈甚朝臣咸側目焉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朝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為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禩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伐吳之役詔充為使持節假黃

晉列傳

二

鉞大都督掾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與軍致計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為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為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為後圖雖費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為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輟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孫關內侯眾增戶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羣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中

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
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六帝為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
加袞冕之服綠綬綬御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
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轡路輜輶車帳下司馬大車椎
斧文衣武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一頃與
石荀等為王功配饗廟庭謚曰武追贈充子黎民為魯殤公充婦廣城
君郭槐性妬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閭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
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有生
男過暮復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
死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
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為後之文無
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
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勳勤勞佐
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

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且漢之蕭蕭何或豫建元
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動庸不同常制太宰素取外孫韓謚為世子黎
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謚為魯公
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已自出不
如太宰皆不得以為比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
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自充薨至葬賻賜二十萬惠帝
即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佾之樂母郭為宣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
特加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季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
襲裕襲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季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醜女
即廣城君也武帝踐阼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
勅充迎季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刑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
那得與我並充乃荅詔託以謙冲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而
荃為齊王收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沛國劉含母及帝舅羽林監
王虔前妻皆母丘儉孫女此例既多質之禮官俱不能決雖不遣後妻

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為海內準則乃為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濬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白充及君宰寮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既而郭槐女為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憤恚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為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郭二女乃欲令其母祔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并李氏作女訓行於世

謚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及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讌賓寮其女輔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

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為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乎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推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散帝甚貴之推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讌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託言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謚好學有才思既為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鎖繫黃門侍郎其為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遊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謚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榮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徽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

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潁川陳軫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興劉琨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豫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城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為秘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謚上議請從泰始為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謚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爽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為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爽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謚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中領秘書監如故謚時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謚受拜誡左右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謚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敗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弈棊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无禮謚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及為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謚患之而其家數月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

中丞臺又虵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謚益恐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謚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有器望及壽兄輦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駿謚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忽失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爾而不夫又使庾純言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閻顛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日夕加罪充因叩頭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虞之間太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且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謚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廷追

述充勳議立其後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毅為嗣衆陽狂自免以子禿
後充封魯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為魯公奉充後遭亂死國
除恭始中人為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
晉也

充弟混字宮奇篤厚自守無殊才能太康中為宗正卿歷鎮軍將軍領
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充從子彝遵
並有臨義俱為黃門郎遵弟模最知名

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智筭確然難奪深為充所信
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恒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
起家為邵陵令遂歷仕二宮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為車騎司馬豫
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戶及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詔
使模將中驍三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
常侍二日擢為侍中模乃盡心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
朝野寧靜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祿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

晉書

七

有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
廷甚憚之加貪冒聚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甚彊暴模每盡言為陳禍
福后不能從反謂模毀己於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間之徒遂進模不
得志憂憤成疾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遊字彥將
嗣歷官太子侍講身外散騎侍郎

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待彰若同生
歷散騎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情
歸附賓客易謂世人稱為賈鄭謂謚及彰也卒謚曰烈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為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
後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
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
而以臨晉為侯非於亂矣尚書褚勃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
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
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珽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

憚駿未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之為太子即為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賈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觀潛相結託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為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啓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發駿以候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關豎為賈后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乃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祗因謂羣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

晉書列傳

九

出駿逃于馬廄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閭纂續斂之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又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為衛焉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務享侯楊超為奉朝請騎都尉以慰慕我之思焉○珽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珽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巨竊為陛下憂之由此珽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珽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搆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因見珽而手刃之珽知而辭

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為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琇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為申理合依鍾毓事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讎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比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為稱職與兗珽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佑為河東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踈濟濟謂傳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乃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為避也夫入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踈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為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踈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發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為保傅當至東宮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史臣曰賈充以詭譎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土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巧之徒嗣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鬪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珽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贊曰公閭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巧承緒凶家亂政瑣瑣文長遂居棟梁據其非位乃底滅土珽雖先覺亦罹禍殃

